



老蘇州話部分精組字翹舌音現象的層次和成因

2018/04/28 顧國林 (2022/06/17 稍修改)

[提要] 蘇州話分尖團，精組不顎化，為[ts]類，但是在口語詞中，有少數精組字詞（嘴、穗、皴、尿、胥、趨、全）卻是[tɕ]類音（翹舌音，蘇州評彈和農村方言仍使用），在口語中根基很深。細辨之，它們都是合口三等字，推測早期經歷了顎化。

一、轄字面貌

精組合口三等見於「支、脂、祭、魚、虞、仙薛、諄術、東屋、鐘燭」13韻，其中魚、東屋、鐘燭5韻能否算合口，韻圖還不太一致，這裏暫且全部列上。雖然有13個韻，但合口三等常用字不多，口語裏較地道的共發現20個，其中今音[tɕ]類有8個，占40%。

表1>蘇州方言精組合口三等字今音表（勝浦音）

合口三等韻	今平舌[ts]類	今翹舌[tɕ]類	翹舌音性質判斷
支、脂、祭	醉[tsai5]吃~酒 脆[tshai5]繩有點~ 歲[sai5]幾~	嘴[tɕy3]~巴 穗[zɿ46]稻~頭 尿[sɿ1]一場~	自源
虞	須[sau1]刮~~ 趣②[tshi5]樂~（讀書音）	趨[tɕhy1]吳~坊（城區說法） 趣①[tɕhy5]景~	自源
魚	蛆[tshil]坑~ 徐[zi2]姓 覷[tshi5]眯~ 胥②[sil]~門、~江	胥①[sɿ1]~口鎮	自源 （發展出翹舌音是自源的，但該音源頭是魚虞相混文讀層）
仙薛	雪[sir?]一場~ 絕[zi?]~子孫 全②[zi2]人來~	全①[zø2]~瓶頭酒	自源
諄術	筍[sən3]一只~ 樵[sən3]~頭	皴[tɕhən1]冷天面孔~	自源
東屋	（未發現口語字）	（未發現口語字）	-
鐘燭	松[zən2]吳~江（淞原用松）	（未發現口語字）	-

二、口語使用情況

嘴[tɕy3]:音同主，高頻口語詞，文教有讀書音[tsai3]，現在已經淘汰，聽不到了。

穗[zɿ46]:音同住，稻穗稱「稻~頭」，麥穗稱為「麥~頭」，農民用詞，只有這一個音。

尿[sɿ1]:音同輸，蘇州話不說「niao」，《中原音韻》與「雖」列為同音，暫且列入精組的支、脂、祭中。

趨[tɕhy1]:音同吹，用於蘇州城裏地名「吳~坊」，屬於地名中的固化音，趨在口語中很少使用，讀書音[tshil]。

趣[tɕhy5]:音同處，興趣、樂趣土話稱「景~」，趣在口語中也很少使用，讀書音[tshi5]。

胥[sɿ1]:音同輸，用於地名「~口（太湖邊一個鎮）」，胥魚韻字，規則音同「西」，蘇州人呼「~江、~門」都用規則音，音「輸」是魚虞不分的老文讀，虞韻正好也有同類兩字：趨和趣。

全[zø2]:音同船，義完整，如「~髻頭酒（整髻酒）、~只頭羊（整只羊）、~夜頭（整夜）」，通常只用於「全+量詞」或「全+名詞」裏，表示整只、整個、整塊等。而在表示齊全、全部時用平舌音[zi2]，比如「人來~（人全齊）、~部」，讀書音、人名一律用後者。



皴[tʂhən1]:音同春，皮膚因乾冷而坼裂，冬天小孩子臉上容易犯，農村口語裏也是翹舌音。

三、來源判斷

精組合口三等字今音特點大體有這些：

(1) 有兩音的字（比如全、趨、胥），[tʂ]類是俚俗的、土的，只用在傳統有限場合，[ts]類是書面的、文雅的，可以用在新生活的大多數場合。

(2) [tʂ]類字常有[ts]類的又音，但反之不然。

(3) 精組[ts]類屬於尋常，[tʂ]類屬於反常。

從上面三點來看，翹舌音[tʂ]類根基較深，是正宗的土話。平舌音[ts]類根基相對較淺些，但是也有常用口語詞（如雪、筍、樺），它們可能反映合口介音發展的不平衡性，即音變發生時，合口介音已經不是中古時候的分佈狀態了。

「胥[ɕy1]」是個特例，蘇州話魚韻視為開口韻比較合適，魚韻精組白讀、文讀都是[ts]類+[i]，「胥[ɕy1]」可視為魚虞相混的老文讀，這樣和虞韻的「趨（吳～坊）、趣（景～）」翹舌音正好能打上招呼。

四、演化路徑推測

孤立看精組比較迷茫，綜合以下現象，就有規律：

(1) 蘇州話裏（很多吳語也是如此）見組逢合口三等逢常顎化，如龔、鬼、貴等。

(2) 老蘇州話裏，知章莊三組聲母今音[tʂ ts]都有，但是，凡是配合口三等的全部是[tʂ]類，蘇州話裏合口三等對產生、維持翹舌音有積極作用。

推測歷史上可能是這樣的：合口三等形成一個和[i]有區別的細介音（或韻母），推動聲母顎化，和[i]區別的原因是，要確保精組開口三等不顎化，因為蘇州話是分尖團的。

這個細介音姑且用[y]表示（到底是不是它不知道）。

那麼就有以下模型：早期蘇州話[ts]類在[i]前不顎化，但在[y]前顎化為[tɕ]類，再舌尖化為[tʂ]類、[ts]類。為什麼要經歷[tɕ]類而不是直接後化為[tʂ]類，這可以把舌面音保持比較好的常熟音相容進來。在常熟北鄉音中，這些字尚處於[tɕ]類中間狀態，比如嘴的發音是[tɕi]（分尖團）。

如果認可經歷[tɕ]類，那麼這個音變是很早的，要早於見系合口三等顎化（如龔、鬼、貴），也要早於見系開口三等顎化（如雞、起、香）。當後兩者顎化時，精組這些音已經跑到舌尖後音[tʂ]類的位置上了。由此推測，它們是中古以來蘇州話來精組、見組最早顎化的一批字。

表 2>蘇州方言精組合口三等字演化推測

翹舌轄字	推測的演化過程	白讀今音	
		蘇州勝浦	蘇州城區 (ɥ是翹舌聲母痕跡)
嘴	tsy → tɕy → tʂy	[tʂy]	[tsy]
穗	zy → zɥ → zy	[zy]	[zy]
尿	sy → ɕy → sy	[sy]	[sy]
趨	tshy → tɕhy → tʂhy	-	[tʂhy]
趣	tshy → tɕhy → tʂhy	[tʂhy]	-
胥	sy (來自文讀層) → ɕy → sy	[sy]	[sy]
全	dzyan → dzɥan → dzan → zø	[zø]	[zø]
皴	tshyən → tɕhyən → tʂhən	[tʂhən]	[tʂhən]

五、總結

老蘇州話裡，精組口語為翹舌音的，都是合口三等字，由於介音的特殊性，這些字詞的聲母發



生顎化，最後發展成翹舌音。但是，並非全部精組合口三等都發生顎化，有些韻類裡不發生，對此的解釋是，發生該音變時，蘇州話的合口分佈已和中古音不同了。

參考資料：

1877年 陸懋修《鄉音字類》

1892年 傳教士《蘇州方言字音表》

1935年 陸基《蘇州同音常用字匯》